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

列傳

宋

七十四

李光

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親喪哀毀如成

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元令有政聲改秩知常熟縣朱勗父沖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沖怒諷部使者移令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倭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聰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徙桂州陽朔縣劉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

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
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
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為異欽宗受禪擢右
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
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孝彥天下根本之
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
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
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

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召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

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為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

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官名應副器甲協力赴援金人劫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勦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並根勘計資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誅官召尤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避敵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報先丐外亦不報彗出寅
民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裔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
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
之外裔也疏入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祕書少監除
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
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過軍光開門延勞
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
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

土豪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
釐城址為十地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
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
日瞻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
進直龍圖閣杜充敗降金御營統制王瓌王珉素不相
能至是各擁潰兵索闕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
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貨給遺有
水軍叛於繁昌逼宣境即遣出賊不意擊之遂宵遁進

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
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
周望約日水陸並進盜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
塗蕪湖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李公不疑我
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也乃掠
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
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
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臾

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
反墜不能傷取椳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
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宴追之伏發遇害師
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
城指畫攻具光以矢傳書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
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
為備而援師至矣嘗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
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

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除知洪州固辭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上疏
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
為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乞今敵人無復南
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
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
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
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硤砂夾曰采

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葦之場或碭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帝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辨奏蠲減二浙積

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降以管軍屬
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勉以忠義勿以前事為
疑方謝且泣旋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為盜
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
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
擢吏部尚書天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
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
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

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
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太
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畧盡擒其黨秦
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
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
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駐蹕東南兩浙
乃根本所因之地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迄選
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諸盜范汝為楊么相

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
滿路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
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
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欺陛下
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
行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
臣未敢給降除瑞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
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

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
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
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
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帝意不欲用光檜言
光有人望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墜敵
計隲大節光本意謂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
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
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而

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
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
去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
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
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始以郊恩
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

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幼子孟傳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
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出知江
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死卒年八十博學多聞著
述宏富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
年召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
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
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

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
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以給事中召時金人甫
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
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
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
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
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不老趙
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将收功者

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
一大劄使夙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
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帝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
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
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河北山東
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願
得張所為帥所嘗論黃潛善姦邪由此得罪李綱為相

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為
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
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
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
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
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
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
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

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
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橫遭口語
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云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
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
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
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
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

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
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
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
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
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遂
得權免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
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
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

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予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道景衡之賢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

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

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伯彥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對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通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泥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

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詔賜温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聞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中原

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為之感悟建炎改元為戶部尚書
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
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
遺意募民聯以什兵而用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
社為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
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懋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
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風節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懋官樞府首尾一年所與同列者黃潛善汪伯彥諸
姦皆欲深鋤異已懋苟少以名節自持則議論之間必當

立見齟齬乃周旋既久未嘗失權則平日之依違固位已可概見且因劉豫鄉曲情誼上薦于朝遂啟偽齊悖逆之漸尤不免于結黨樹私史稱其
諤諤有大臣風節誠何謂耶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

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作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之利謂國之安危在乎

兵之弱強將相之賢不肖不在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今以狂言得罪不得已收試用之使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

道以京西卒三千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
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
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
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
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
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
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政掠郡縣亦

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
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
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
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
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
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
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

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
壽窮治章緹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
子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壻蔡芝為將作監皆疏其罪
罷之時天下武備廢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
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
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
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
之本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

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諛銜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未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

臣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
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姦况不旋踵而未
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
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

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
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
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
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

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也願分賢者罪
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
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
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為壽
春府教授禾依之以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
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帝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
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著有易傳
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為愚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畧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越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

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為刑部
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
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
以為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
尚書果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卒贈特進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一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

宋七十五

韓世忠

子彥直

岳飛子雲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雷早年鷲勇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嗜酒尚氣年十八以敢勇應募
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德四年西夏騷動

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
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
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
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
監軍駙馬鄂伊特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畧司上其
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
慶築天降山砦為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
甃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臧

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
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淵惶怖無策世
忠以二千兵伏北闕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
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
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
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
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
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

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賊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前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

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瀋州金人壓境方
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
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
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
入衛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
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
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
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剗

殺于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
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
騎夜迫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
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
盡于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以功遷
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
濠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
聞世忠在公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

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
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其渠帥是日被創死故眾
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為前軍統制時
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
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率眾數萬至時
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帥遂大潰康王即皇
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
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授左軍統制命討魚臺賊

解大刀世忠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入
備宿衛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
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
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
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
議即先斬彥驅李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
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
世忠兵夜襲烏舍營不克時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

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先退者皆斬進由是與
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廊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尼雅滿聞世忠扼淮
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韓世忠方會兵援濮其兵力必不甚微臨陣果奮勇爭
先未嘗不可以寡敵衆即不能與戰豈并不足自守何遽
棄軍而走坐使金人乘勝長驅乎高宗自是不復再至江
北偏安之局實成于此世忠名將畏葸尚然劉光世之望
風輒潰更不足責矣 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

蹕張浚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
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
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為守車駕
當分兵為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
保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間帝如錢
塘即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
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得書大慟舉酒酌神曰
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

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轄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橋制除世忠及張浚為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傳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結傳令白太后封梁氏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未幾明受詔至

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
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浚繼之劉
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舟操戈而前令將士曰
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皆用命
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
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
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

逆為最今尚留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執湛戮于市又
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
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迥儻成巢窟
卒未可滅臣請討之于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
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
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傳之建
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
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

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烏珠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浚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

淮更有何地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韓世忠謂不當更棄江淮最為切要即以將才而論世忠勦滅苗劉已著成效而杜充為東京留守糧絕逃歸其優劣不啻霄壤乃以江東節制付之杜充用人已為失當迨後此間充敗降而倉皇失措悔亦晚矣南宋是時勢已顛蹶建康臨安所爭無幾然長留淮南以為屏蔽不更愈於專恃長江乎而樓炤謬說顧以量力知己為辭視保淮為末務淮防既撤而江險於是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亦不足憑其失筭更甚矣

鎮江既而烏珠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烏珠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烏珠約戰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俘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

馬獻又不聽達蘭在維州遣貝勒塔尼趨淮東以援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塔尼貝勒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

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檣檠風息則出江有風則
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
口則在世忠上流烏珠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
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海舟不
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
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
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
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

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烏珠也 伏讀通鑑輯覽

柳批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泝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况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傳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擬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

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褒衣博帶之人况身臨戰陣
安有服祀王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
證金山馳馬是役也烏珠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
之荒唐矣

凡六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
左軍都統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
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
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
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
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頻

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
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
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
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駐城上毋
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
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
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
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旋師永

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方為岳飛所追遂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于

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鬼軍皆勇鷙絕倫者九月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李橫進師討偽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賜賚甚渥並命諸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江

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
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
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
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
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
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
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眈吾鞭所嚮于是引軍
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

金軍金人問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鼎呼貝勒聞世忠
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軍亂宋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胷下
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
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于天
長縣之鴉口橋金攻承州解元設水軍夾河而陣日合
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

獲甚衆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無算
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戰今世忠連捷
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于是部將董旼陳
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
功第一時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
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烏珠夜

引軍還劉麟劉猷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
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制使置司楚州世
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
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
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劉豫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
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
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

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雅哈貝勒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烏珠與劉猗皆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
會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
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于是世忠引兵渡
淮與金將額哩頁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
得進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
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
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
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

說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
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
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為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
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
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
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
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

金使以壞和議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烏珠
率薩里罕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
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
於潭城劉寶擊于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
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
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
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烏
珠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

金敗于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
縣夜以騎兵敗金人于間賢驛至濠州濠破已三日與
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
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
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
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
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世忠
既為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

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
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
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
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
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
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
臨平朝謁后在北方間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
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

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度世忠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卧内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没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無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闕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

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大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捐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狡猊鏊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部曲起行伍秉將旌皆其甄拔云解兵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

位者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
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
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
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卮角之
纈傅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
興中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父憂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
附和議出彥直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檄宜文字檜死拜

光祿寺丞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張浚都督江
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
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垂小輿往察
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
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
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為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
復為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
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

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
畧充親隨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
人習于勞苦馳騁如飛事間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
之八年勾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
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乞復荆襄鄂
渚為一軍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為一司分官置司襄

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
列議大辟三鞠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彥直持不可
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寃獄且笞杖
之刑猶引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遣使于金方
入境金使芬徹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芬徹理屈
幾罹禍者數主議不挽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
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
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出知

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
逋以郡餘財代輸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鑄一官
海寇出沒大洋劫掠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不旬日
生禽賊首海盜為清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為
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
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
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闕升實歷
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

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為改官之制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過者濫刑為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之再為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為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勳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進顯謨閣學士嘗撫本朝事分為類目名水心鏡為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

尤表修國史白於朝取是書以進光宗稱善進龍圖閣
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
九百爵至蘄春郡公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
人有耕侵其地者割而與之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
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
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

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鞞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四起先所遣卒擒二賊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

於渭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
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
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
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
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
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
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具伐敵之
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

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忍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教采薪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

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雅勒呼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

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燕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借補

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
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
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
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
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
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
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

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烏珠趨
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
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斫營縱火
飛乘其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
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家軍爭來降附四年
烏珠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馬盜郭吉聞飛來遁入
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羣林聚盡降其
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金人再攻常

州飛四戰皆捷尾襲于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烏珠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烏珠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靜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烏珠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千人破之于廣德會張浚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

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
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會金攻楚急詔張浚援之浚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
出兵援飛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隊長七十
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
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便
掩擊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兵大
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人不敢近飛以

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

斬其將趙萬成間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于樓

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史稱岳飛行兵張岳字旗以懾敵蓋其後威望衆著藉

此以先聲奪人而樓子莊之戰則不盡然蓋飛設伏已定

正欲以兵少誘賊使賊但見其易取而不復致疑斯為制

勝之要若徒以旗幟虛名謂操勝券猶淺之乎論飛矣

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

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

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

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

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
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
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
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
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
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
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
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

苟不畧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命士蓐食，逸嶺潛趨。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于。」

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
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
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
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
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
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
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賊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

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制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

錫李橫牛羣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公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公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

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
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
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
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
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夔擊之連破
其衆飛奏金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
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
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
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鈕赫貝勒列砦拒飛
飛遣王貴張憲掩擊敵衆大潰鈕赫貝勒僅以身免餘
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
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浙江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烏珠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

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
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
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令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
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
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
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
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

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餽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

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
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
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
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
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
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
等降飛說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

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
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
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
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
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
羣擒斬之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
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

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

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毋憂降制起復飛扶襯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趨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

欲合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秦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
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
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
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益甚閭詔即
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
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御不
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
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

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
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
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
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
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
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
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

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勳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而尼雅滿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失勢社稷長久之

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名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瓚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瓚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瓚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

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

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

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岳飛威望素著果以王德鄰瓊隸之必不致變而秦檜

以和議阻其行所失更不止于控御無人之患至張浚論

將昧于知人而疎于料事飛一一辨馭之語雖齟齬而議

皆切當且于淮西之釁億度不爽其明識豈浚所及乃浚

竟以飛言忤意不能相容而聽其去既貽國家有強臣叛

逆之患復致大將蒙徑情舍去之嫌浚實無所辭咎迫瓊

難既作而始悟飛言悔亦晚矣 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

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

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
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
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
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
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
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
而鄜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使擊瓊期于
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尼雅滿

而烏珠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謀者飛陽
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
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
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
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烏
珠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
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
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
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託得人蓋以藝祖後

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大
統不覺溢美任情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矣孝
宗雖承惟德壽嚮學右文不過蒙偏安之業端處晏然而
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役任用非人遂致
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岳飛退
喜之言蓋出于史家過譽不足信也

會金遣使將歸河南

地飛言金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儂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

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
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界西京汝鄭潁昌
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
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
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
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
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
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

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龍虎大王議
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
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
挑戰且罵之烏珠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
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
汝麀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
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
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

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于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况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目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驥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狃于兵車駟介之說強為傳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策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辨之 官軍奮擊遂大敗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

皆以此勝今已矣烏珠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

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白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寇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尼雅滿蘇貝勒烏珠遁去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烏珠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

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
大破之烏珠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
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
興張思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
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
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
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

南金號令不行烏珠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
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師烏
凌阿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
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
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噶扎爾
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
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
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

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具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

郡閒田處之方烏珠棄汴去有閩書生叩馬曰太子母

走岳少保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

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

伏讀

通鑑輯覽

御批

岳飛奉詔班師議者病其不能達權以圖恢復此甚非

也人徒見飛長驅逐北轉戰克捷金之號令不能行于河

北謂其功在垂成不知飛孤軍深入內外無援安能保其

長標必勝此叩馬書生所以逆料岳少保之且退也飛雖

善戰亦止當一面目及諸路大兵已撤中原無復宋師脅

飛以不得不運之勢至金牌促召固已事不可為飛之悲

泣回軍實亦知難而退者區區功罪之說猶未深察其時

勢之當然也惟是臨安偏處已非一木所能支而復多方以挫抑其良將自壞長城檜之森不足置論高宗誠無人

目心者

烏珠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乃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

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烏珠韓常與龍虎

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

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

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敵乃奏臣

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

至蘄黃以議攻郤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
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
為得體烏珠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
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間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
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
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
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

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

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

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

飛父子證張憲事

按檜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

飛父子

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

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寶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

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

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

付獄即報飛死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高宗紹興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戊寅岳飛下大理寺十二

月二十九日癸巳飛死于獄中集
其首市人間之悽愴有墮淚者

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伏讀通鑑輯覽

批高宗于岳飛始則賜以精忠旗幟既復手敕褒嘉其于
飛之心跡非不深知者乃檜欲召飛父子證事不能明其
無辜第語以勿妄追證及檜矯詔違鞠致飛銜不白之冤
于獄底高宗竟不復一言致詰雖甚憤憤不應若
此然則檜之擅殺飛父子高宗實不得辭其責也籍家賢

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

丞李若璞何產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
去宗正卿士褒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
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
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
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
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啣掠

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粹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

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
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
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
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
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
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
得禍檜死議復飛官方俟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
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

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
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
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
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
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手握兩
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隨破鄧襄漢平功在弟

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以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

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
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彙次淮
西十五御札辨驗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
顓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
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寔修武郎閣門祇候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一